



聚光灯亮起的瞬间
普通人圆了戏剧梦

房瑞登上舞台,是为了圆一个被搁置的梦。从小热爱文艺的她,上学时本想报考表演专业,但父母觉得“吃这碗饭门槛太高”,硬是让她学了音乐。后来房瑞做了小学音乐老师,有了孩子之后又全职在家带娃:“我在家里闷了三年,一直到孩子上幼儿园,感觉自己快要抑郁了。我想找回自己,也想找回戏剧梦。”小红书上“德尼罗的猫戏剧工作坊”发布的一则招募信息,让房瑞重新站到了舞台上。聊起初次登台的感受,房瑞说:“我在上台前一个小时,感觉心脏随时要从嘴里蹦出来。但是当灯光打在我脸上之后,反而完全不紧张了,甚至有点忘我。”那天演出结束后,房瑞兴奋得彻夜难眠。如今她干脆全职投入剧团,成了演员队长,她觉得舞台带给她的不仅是自我疗愈,更是重拾自我、重建自信的过程。

王璐瑶平时从事小说创作,学生时代就活跃在学校的戏剧社,后来工作忙了,圈子也散了,但情怀还在。遇见“德尼罗的猫戏剧工作坊”之后,创作的积淀被她带到了排练场。“我平时习惯给人物写小传,把剧本里没有交代的人物背景补全,我觉得这样能帮我与角色走得更近。”王璐瑶说,“想清楚了这些,我觉得自己上台就不是在演戏,而是在生活。”这份认真,在小剧场里被看见。导演王颂霖告诉记者,剧团的上一个剧目《待价而沽》演完之后,王璐瑶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批“粉丝”,不少戏迷专门打听后续排期,盼着再看到她登台。

李翔业就是被王璐瑶打动的观众之一。两个月前,他还是台下的看客;两个月后,他已经站在台上接受观众的欢呼。李翔业是个地地道道的理科生,却有着一颗热爱文艺的心。“大学时期我就参演过校园话剧,不过当时面对的只是师长和同学,表演更像是交作业。我一直渴望找到一方真正的戏剧舞台,能够面对付费进场的真实观众,他们对表演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,我想体验一下。”演出结束后,李翔业难掩激动之情,“紧张是肯定的,但是看到台下有那么多花钱来看演出的观众,太畅快了!”这些走上舞台的素人来自各行各业:公务员、老师、全职妈妈、研究生……现实生活中,他们被社会身份包裹,承担着工作、家庭赋予的种种角色。而戏剧,给了他们一个暂时跳出日常的出口。站在聚光灯下,不必再被“职员”“家长”这些标签定义,他们可以借着角色释放内心积压的情绪,表达平日里无处安放的热爱,收获一份来自现场的肯定。

这也折射出当下城市群众文化需求发生的深刻转变。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当下,大众对于文化生活的期待不再局限于坐在台下被动观赏文艺作品。越来越多普通人渴望亲身参与艺术实践,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审视自我、抒发情感。一台小剧场素人演出,就是一次浓缩的精神探索,这也正是素人戏剧能够在城市里生根发芽的内在土壤。

小剧团瞄准素人戏剧
从需求出发打磨产品

把这些普通人送上舞台的,正是近些年城市里悄然涌现的各类民间戏剧工坊,“德尼罗

素人戏剧在天津蓬勃生长

记者 田莹

【热点追踪】

9月12日傍晚,河东区棉3创意街区小剧场迎来了100多位观众,原创话剧《民国三则:鸟、龟、虫》开演。演出结束后,9位演员在台上站成一排谢幕,他们是9位没有专业表演背景的普通人。其实,普通人登上舞台,在天津并不是头一遭。近两年,这样的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,酒吧里的即兴喜剧、小剧场里的素人话剧……更多普通人正从观众席走向聚光灯下。

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:是谁把舞台交到了普通人手里?戏剧工作坊、小剧场,还有那些站上去的人,各自经历了什么?天津的文化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?



导演王颂霖(前排)带领素人演员谢幕。



素人戏剧《民国三则:鸟、龟、虫》剧照。

的猫戏剧工作坊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
剧团主理人王颂霖是科班出身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。他曾在影视行业深耕十余年,从导演刘家成的助理做起,一步步成长为执行导演,先后参与《情满九道弯》《海天雄鹰》《生万物》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。2022年,经历了一场大病和手术,王颂霖的身体扛不住剧组常年在外连轴转的高强度节奏,他回天津休养。不能进组的日子,越发让他看到心底对舞台的渴望,于是选择重回话剧这片天地。

“最开始我们从剧本围读做起,就是看中这种形式门槛低,能把对戏剧抱有好奇的普通人先拉进门。”王颂霖回忆。可做着做着 he 察觉到,来参加围读的爱好者,并不满足于只是捧着剧本坐着朗读,很多人眼睛里藏着想站上真实舞台的渴望。

“与其说是我主动把剧团做起来,不如说是被这群学员推着,一路往前走。”2025年11月剧团正式成立,到如今还不到一年。从酒吧里局促的片段展演,到津一PARK的户外环境戏剧,再到落户棉3创意街区,拥有一处可以固定展演的小剧场,这条路走得远比预想的要快。

聚光灯熄灭,台下掌声渐渐消散,属于这

支民间工坊的现实考题,才真正摆到桌面上。

横在王颂霖面前的第一道坎,便是素人演员碎片化的时间。台上的每一位表演者,都有自己的现实生活,上班、课业、家庭琐事永远优先。就算把合排全部安排在周末,也总有人被工作、家事绊住脚步,很难凑齐全员到场。面对这份现实,剧团慢慢摸索出一套贴合普通人节奏的排演与收费体系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为一个完整创作周期,安排十次排练,集体合排放在周末,遇上演员实在调不开时间,王颂霖就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一对一补排,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。参与的素人演员只需承担很低的成本,就能完整体验从剧本打磨、反复排练,直至登上正规小剧场公演的全过程;而面向普通观众,演出则定在39.9元的惠民价位。“完全免费吧,有很多人可能就不是为了看戏来的。戏剧舞台是一个场,是要台上台下一起沉浸完成的。我希望通过收费告诉观众,我们是在认真地做一件事。”王颂霖说。在他眼中,不算高的票价是个门槛,是对素人演员的一份尊重,也能筛选出真正愿意沉下心感受戏剧的观众,共同守护剧场里的观演氛围。

就算排演机制已经尽量灵活,经济上的压

力依旧如影随形。服装道具、舞美设备、剧本申报费,每一处都要实打实地投入。制片人王璨对此看得十分明白:“目前剧团还处在投入阶段,只靠学员学费加上演出票房,覆盖不了全部运营成本,大家更多是靠着一腔信念在支撑。”即便起步是从门槛较低的剧本围读做起,王颂霖并没有把素人戏剧当成一场随性的兴趣玩乐。作为深耕影视行业多年的职业从业者,他始终希望带给普通人的,是一出完整话剧从剧本打磨到正式公演的全套体验。

放眼全国,素人戏剧、即兴表演正快速走入大众视野。从北京的话剧九人(从学生剧团成长起来的专业剧团)、广州的同声同戏剧团,到宁波的爪哇戏剧、济南的七十一剧社,全国各地的素人剧社纷纷落地生长。各地团队形态各异,风格不同,却共享着同一个文化趋势:戏剧的创作门槛正在被主动降低,舞台不再是专业院团、职业演员的专属阵地。面对天津本地不断涌现的民间戏剧工坊,王颂霖并不排斥竞争:“有更多人人局,恰恰说明市场有真实的需求。”王颂霖认为,“市场百花齐放是好事,有人做轻量化体验,也总需要有人沉下心做完整的舞台作品。只要守住内容的底线,这个赛道就值得继续往下走。”

非遗新传

彭玉祥 让千年大漆长出年轻翅膀

记者 郭晓莹



彭玉祥



彭玉祥漆器作品

彭玉祥是西青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彭氏漆器髹饰技艺”的代表性传承人。这项源自“中国漆都”福州的非遗技艺,经家族四代传承,如今由彭玉祥带到天津并发展传承。作为一名“00后”,彭玉祥将3D(三维)建模、AR(增强现实)预览等现代科技融入传统漆艺创作,依托互联网拓展传播与销售渠道,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在津沽大地焕发新的光彩。

“00后”爱上千年漆艺
天津文化为其带来灵感

记者:“彭氏漆器髹饰技艺”历经四代传承,是什么让您最终选择将这门手艺作为事业?
彭玉祥:自幼在福建浓厚的漆艺氛围中耳濡目染,我对大漆的热爱始终不曾消退。民间大漆匠人众多,一件件朴素粗粝的坯体,历经髹涂、打磨等数十道繁复工序,熬过漫长的时间淬炼,在匠人双手之下脱胎换骨,化作肌理温润、色泽瑰丽、质感华美的大漆成品。亲眼见证这份蜕变,心中满是震撼与惊喜。加之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,沉醉于大漆独有的流光质感,愈发让我对这份沉淀千年的漆艺造物,心生敬仰。

记者:您大学期间来到天津求学,毕业后选择留津创业,天津这片土地为您的漆艺创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滋养?

彭玉祥:天津文脉悠远,文化氛围醇厚包容。作为北方重要的文化名城,这里非遗资源丰富。老城街巷古韵绵延,风貌建筑镌刻百年记忆;各类文化展演、非遗体验活动常态化开展,传统民俗与当代文艺交融共生。市民文化底蕴深厚,崇文尚艺,热爱传统文化,全社会共同守护文脉、活化非遗,形成了雅俗共赏、崇文润心的良好文化氛围。

这样的文化氛围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,天津人的热情开朗深深打动了我,于是我决定留在天津生活、创业。我以天津城市风貌为创作元素,创作了许多天津城市题材的漆画作品。

记者:作为一名“00后”非遗传承人,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年龄标签?

彭玉祥:对我而言,“00后”既是外界贴给我的一个年龄标签,更是时代赋予的身份符号。它不是光环,也不是负担,而是一把连接传统与当下的钥匙。这个标签让大众看到非遗不再是老一辈的专属,有年轻一代愿意接过

接力棒。在这个20多岁的年纪也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,我们要创造出好的作品、经典的作品,让非遗技艺流传下去。

“00后”的标签是机遇也是考验。年龄代表我拥有新时代的视野,但真正立足,最终依靠的还是手上的功夫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。年轻不是噱头,我希望打破标签背后的滤镜,让大家更多看见手艺本身,让年轻力量真正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一部分。

从“凭经验”到“靠数据”
科技让老手艺长出新翅膀

记者:您将3D建模技术引入脱胎立体造型作品的胎体制作,这在传统漆艺行业中并不多见,请您具体谈谈这项技术如何改变了您的创作流程?

彭玉祥:传统的脱胎造型工艺漫长,想得到一件脱胎作品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,现在运用3D建模技术和3D打印技术制作胎底,极大地缩短了工期。我运用3D建模制胎,再将建模的胎打磨平整后可以直接以整体髹漆,大大缩短了工期,制作出来的成品比手工制作的胎底器型更加精准流畅。例如我制作的作品《气象万千》,运用3D建模制胎,再刷大漆做底,打捻干燥后反复髹涂60余层大漆,最后,历经一个月的打磨抛光,呈现出的作品获得了天津市工艺美术学会“百花奖”创新作品白银奖。

记者:您借助AR技术对成品效果进行模拟预览,这在实际创作中解决了哪些问题?

彭玉祥:大漆创作讲究层层髹涂,多层漆料反复叠加之后,最终呈现的色泽、肌理效果往往存在不确定性,老一辈匠人大多依靠长年积累的经验去预判最终成品,试错成本很高,一旦髹涂、配色环节出现偏差,前期耗费数月的工序都可能付诸东流。

我在创作中借助AR技术,能够提前对配色、髹涂层次、螺钿镶嵌等综合效果做模拟预

览。在配色方案推演阶段,就可以直观看到不同漆色叠加、纹样组合完成之后的整体样貌,不用等到多遍上漆干燥之后才能看到结果。

这项技术切实解决了传统大漆创作里的不少痛点:一是降低配色试错成本,不用反复实物打样消耗漆料与贝材;二是规避多层髹涂的效果翻车,避免工序推进大半才发现色彩不协调、布局失衡;三是缩短前期方案打磨周期,把大量试错工作前置到数字模拟环节。

素人戏剧在天津的蓬勃生长,归根结底,是城市闲置空间活化与群众文化需求的双向奔赴。天津城市更新持续推进,大批工业遗存、老旧街区完成改造升级,各类中小型特色剧场遍地开花。

在棉3创意街区策划营销部负责人高睿婕看来:“天津从来不缺小剧场,缺的是能留住人的常态化演出,能让普通人参与的文化内容,能持续生长的文艺生态。”高睿婕表示,依托百年棉纺厂房改造的M3小剧场,保留着老厂房煤斗、大烟囱的工业肌理,独特的沉浸式观演氛围,恰好适配素人话剧的演出形态。也正因如此,街区始终坚持以空间赋能文化,主动对接民间戏剧团队,为素人戏剧提供稳定的展演阵地,让老旧工业空间不再是冰冷的建筑遗存,而是可体验、可参与、可共生的城市文艺新场景。

对小剧场而言,这其实是一场“夹缝生存”的探索。大剧场有资本、有名角,线上娱乐又抢占着注意力,一座不到200个座位的小剧场,凭什么活下去?棉3的答案是“多业态并线”——脱口秀、儿童剧、红色演艺、素人话剧有机融合,既联动天津市曲艺团、北方演艺集团等专业院团引入优质内容,又全力孵化本土民间素人演艺力量。高睿婕说得很实在:“我们现阶段的目标不在于与合作方进行利益分成,我们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丰富的演艺活动把场地盘活,让它不断地带来人气与活力。”在她看来,素人戏剧带来的客流虽然不大,却足够精准。“愿意花费平价票价走进小剧场,包容素人表演、沉浸式感受舞台温度的观众,正是城市最优质的文艺受众,与棉3深耕大众文艺生态的定位高度契合。”

把镜头拉远,空间活化与戏剧普及的融合实践正在多点开花。咖啡馆、文创街区、公共活动室等非遗传统演艺空间,纷纷变身临时舞台,剧本围读、即兴戏剧、公益展演常态化开展。民间素人戏剧的蓬勃态势,也得到了专业文艺圈层的认可。去年3月,三七汇俱乐部素人演员登上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,三场试演均取得很高的上座率,用实力印证:非职业舞台,同样能绽放专业光彩。

如今的天津,公共文艺生态正在形成双向互补的良性格局。官方层面以“群众编、群众演、群众看”为核心,全年推出51项重点群众文化活动,搭建普惠性公共文化舞台;民间层面,各类戏剧工坊、小剧场持续孵化大众演艺力量,填补精细化、个性化的市民文艺需求。一公一民、一主一辅,两条脉络同频生长,共同丰富着城市的文化生活。

素人戏剧的走红,并非一时的“网红”热潮,而是城市文化迭代的必然结果。老旧空间通过文艺赋能实现活化利用,民间团队通过稳定展演实现良性成长,普通市民通过登台表演实现自我价值。这三者彼此咬合,才让一台素人话剧,从“一次圆梦”变成了“一直有戏”。素人戏剧的意义,或许不在于培养出多少“准专业演员”,而在于为普通人打开一条艺术参与的通道。当戏剧爱好者在聚光灯下说出第一句台词,他们就从文化的旁观者,变成了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。

热潮之下,关于行业成长的理性思考从未缺位。如何在亲民普惠的同时守住艺术底线,如何在轻量化运营中实现长效发展,如何在全民参与的同时尊重专业戏剧的严肃性,这些课题,考验着天津素人戏剧的未来走向,也让这场全民文艺实践更具核心价值。

记者:从“凭经验”到“靠数据”,科技手段的介入是否改变了您对“工匠精神”的理解?

彭玉祥:在漆艺创作中,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问题,但是还有很多道工序是需要凭借经验去处理。我一开始对大漆不了解,看着这些只是一些普通的小器物,越做越多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了“工匠精神”的伟大。一个优秀作品的呈现真的是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,要克服大漆过敏,在抛光的环节为了呈现大漆的光泽,我常常会将手指磨脱皮,磨出水泡后依然继续去打磨,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呈现作品的光泽,会完全忽视身体的损伤。

我觉得,在非遗传承的过程中,一味地坚守传统工艺古法制作意义不是很大,当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匹配时,这样的工艺必将被社会所淘汰。先辈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,使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制作工艺,而我们要积极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新技术,用这个时代的技术结晶赋能传统工艺。我在创作中时刻提醒自己,对于作品保留传统匠人的敬畏之心,作品一定要展现高超的技艺,但不要固守技法,要不断凝练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

记者:在材料运用上,您是否尝试过将大漆与新的材质或媒介结合?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实验与突破?

彭玉祥:在创作当中,我一直在探索大漆与各类新材料、新媒介的融合可能性,不局限于传统木胎、脱胎等固有载体,尝试拓展大漆的表达边界。

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实验,便是纸胎与布胎作品的创作。纸张轻薄柔软,织物也是绵软易垂的材质,本身完全不具备自立成型的能力。我把天然大漆反复髹涂、固接在纸张与布料之上,依靠大漆固化后质地坚硬、强度高的物理特性,让原本柔软的纸、布发生质的改变。经过多层上漆加固,软塌的纸张可以挺立成型,普通布料也能够摆脱垂软的状态,构建出稳定的立体结构。依托这项材料实验,我完成了纸胎大漆屏风的创作,作品既保留了纸张肌理感,又拥有大漆坚固耐用、光泽温润的特质。

这次实践也让我意识到,大漆不只是依附胎体的装饰涂层,它本身就可以充当结构材料,把脆弱柔

软的普通材质转化为独立完整的漆艺艺术品,也为我后续更多跨材质的创新创作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
记者:除了线上传播,您也积极组织非遗线下体验活动,比如在社区带领青少年制作漆扇,让孩子们化身“水墨导演”感受大漆的变幻之美。这种“沉浸式体验”对非遗传承的意义何在?

彭玉祥:在我看来,这类沉浸式的动手体验,是非遗传承里非常关键的一环。除面向青少年开展公益体验之外,我在线下课程的实践中,也探索出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新模式。

不少宝妈、文化爱好者参与到大漆学习当中,把漆艺创作当作充实闲暇生活的选择。在动手髹漆、打磨造物的过程里,大家沉浸式感受大漆独有的工艺魅力,既舒缓日常压力,也在传统技艺熏陶之下,提升自身的文化感知与艺术审美修养。

不少爱好者经过系统学习与反复练习之后,可以独立完成手串、漆扇、小型摆件等完整漆艺作品。部分学员还能通过线上平台、市集等渠道将自己的作品对外售卖,把兴趣爱好转化为实际收益,实现爱好与创收兼顾。

这种沉浸式的模式打破了人们对大漆“只是专业匠人专属技艺”的刻板印象,降低了非遗的参与门槛,让更多普通民众接触、了解大漆,有效拓宽了大漆非遗的受众覆盖面。非遗传承不再仅仅是少数传承人的坚守,而是发展成大众可参与、可体验、可收获的文化实践,为非遗活态传承积蓄广泛的民间基础。

少年儿童是非遗传承的种子。书本上的文字只能让他们知道大漆这个名词,但亲手制作、感受漆料流淌变幻,实实在在在触摸大漆材质,才会在内心留下鲜活深刻的记忆。就像漆扇体验活动中,不少孩子初次接触大漆,看着漆液在扇面上交融晕染,每一把扇子都生成独一无二的纹路,孩子们会惊叹于传统工艺的奇妙。此刻播下的文化种子,未必当下就会开花结果,但这份对传统工艺的感知与印象会留存孩子心底。

当这批孩子长大,他们会记得这份来自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,愿意去了解、去欣赏,甚至未来有人会主动走近漆艺。沉浸式体验把非遗从博物馆、工作室的高墙之中带到普通人身边,拓宽了非遗的受众面,让古老大漆真正活在当下的生活里,实现活态传承。